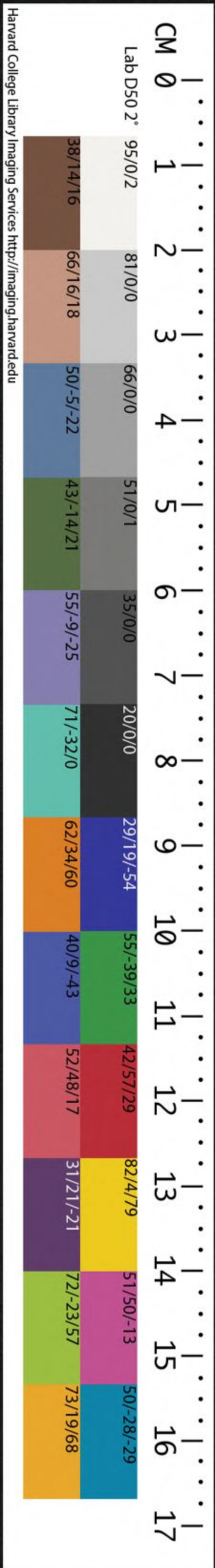


21

M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

吳郡

刪正

治道

善適言人曰  
未善者六事

宋光宗卽位、莫適應詔、條陳六事、上奏略曰、今

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

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

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

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何謂今

日之國勢未善、請卽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宜和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以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饑民聚謀協。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如。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左衽也。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功不請。

激成禍亂。然三。頃雖割而其民未嘗願絳也。見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為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伏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磨擊。豫以退却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



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一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穴。跳擲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盡死乎。予然而人

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壽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遷。秦晉隋  
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恥有必思報  
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  
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  
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  
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  
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  
時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  
矣。縱

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  
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  
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  
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  
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  
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  
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  
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反以行  
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



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不以頽敗官無素望。人無定位。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克事之員。舉躊躇歎息。而且以乏材爲患者。何歟。豈其旣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

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也。以今日之

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未

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以論矣。何

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不敢言也。

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市則蕭然

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

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

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亦不可謂少

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

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



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歛試卽士大夫。天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兵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有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俗。版。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貝。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比。

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諭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以聚也。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藿。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



太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費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賒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股削廩服。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雙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甚。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

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爲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渙鹽權。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泥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



輸曾未能當今三務易之數其又有浩大者遇  
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無  
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今  
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  
卽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  
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  
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  
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苛  
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顧而取之雖

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知治國之意未明  
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  
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  
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  
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  
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  
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  
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隆



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  
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  
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威柄一總事權視  
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  
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  
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  
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  
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  
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

舉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  
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  
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唐仲友代人上書

周南對策略曰今蔽蒙之甚使陛下不能用人  
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  
極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  
不知學何以為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

唐仲友仁言  
盡孝慈德奉  
天敬民用人  
立政六者俱  
主初  
周南對策



天下之所同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曾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己之人。謀爲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爲誦習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事。其於國家果何負哉。彼譖人者。謾不知道學爲何事。意以爲凡不與八同流合汗者皆是也。於是取凡不與己合者。皆彼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修

者。亦謂之道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爲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生事也。於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爲陛下圖事揆策立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爲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於私相往來。好惡不偏。必不



肯○隨○人○毀○譽○彼○譖○人○者○則○又○曰○吾○方○絕○道○學○而○  
 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佞○而○彼○則○頌○  
 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於○是○朋○黨○之○論○  
 又○立○矣○彼○為○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  
 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  
 譽○豈○非○締○交○於○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  
 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  
 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  
 不○申○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学○則○困○於○朋○黨○

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  
 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於○道○学○復○不○僣○於○朋○  
 黨○於○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妄○庸○自○售○  
 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於○兩○者○之○後○矣○然○臣○竊○  
 觀○箕○子○之○論○本○非○為○妄○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  
 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  
 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須○之○不○可○忘○也○若○不○協○  
 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  
 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



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皇極哉。自今以往。闕其尊顯。平凡得志。異日天下之大禍。臣恐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

劉光祖上奏

劉光祖論知言乃知人之本。知人即安民之本。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七

吳郡

刪止

治道

彭龜年論正始之道

宋光宗時彭龜年上論正始之道。疏略曰。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始於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



龜年又上論車駕過宮愆期。視朝爽節。章奏壅  
滯。疏略曰。過宮事親之小節也。在父子真情之  
間。何嘗較此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  
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王朝王季。且日三焉。  
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陛下試觀大廷朝會。  
羣臣小不謹於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  
朝廷之儀。不得輕貸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  
陵遲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以是望我。而謂  
吾天性之愛。不翦翦於是可乎。夫一不過宮。直

以爲有損於孝。固不可。然吾之所謂實然者。誠  
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前所見其  
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十萬人悅。夫敬之  
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  
尤乎。至于御朝之節。自有法度。內之起居。則節  
於內侍外之起居。則節於閤門。嘗讀庭燎之詩。  
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鏘鏘。然後知古之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數  
期以待之也。至於罷朝。則使人問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動止皆以臣下為節。今于官百辟垂紳搢笏儼然在廷側耳警蹕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經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衛殿階操挺而扈屬車者皆赳赳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特以利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於過宮治政在於視朝陛下不過宮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陛下不可以此輩戀斗升

之祿而以無能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下情苟非大臣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僚所賴以獻替者唯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事雖不行亦必報聞罷謂之報聞罷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武帝朝奏莫召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出因循積習漸致蒙蔽緩急之際豈不殆哉。此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

論用心立德用人聽言

竊年又上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



陳騃論時病

奏請

卷五十一

三

光宗以紹熙二年春有雷雪詔陳時政得失同知貢舉兼侍講陳騃上奏曰官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谷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違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

陳亮對策略曰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

趙汝愚論儉以約已勤以為人陳亮對策

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聖問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夫所謂教化之實仁義孝悌以盡師道也所謂號令之意禮樂刑政以盡君道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

奏請

卷五十一

三



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惟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

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冒言則人。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嘗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



若使以皇極為名而取其偷媿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媿。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司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為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之刑。其說以為

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乎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



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欵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經者駁就寃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寃濫之數或未盡除始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寃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

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教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



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  
 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  
 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  
 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聖策曰畫  
 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  
 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  
 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  
 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  
 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

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臯陶之  
 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  
 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  
 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臯陶不言之  
 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於彼教刑又於此  
 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  
 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  
 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



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聖策曰：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

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與



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  
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  
言以爲公力，詆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  
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  
實是非，當日以消。而公私愛惡，未不知所定。何望  
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而聖策又曰：節儉  
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  
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  
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

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夫以厚處身之道，  
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  
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  
得以疑之矣。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  
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雲上  
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  
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  
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  
作離，大人以繼明炤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



戚嗟若雨。明相炤撫。心自先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為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八

吳邦獻不取刪正

治道

宋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收人心慰眾望六事

- 一為壽皇行周期之制
- 二召還留正陳傅良楊方
- 三崇用臺諫
- 四罷教坊樂人
- 五詔求直言
- 六行郊祀之禮

衛涇上奏

涇又論八事

論恭儉憂勤爵賞紀綱聽言惠下職業軍政入事當盡循循之寔

袁說友上言收人心慰眾望六事

衛涇請戒驕心

衛涇又論八事



請先定聖心。涇又上奏。

朱熹奏急務四事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略曰。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有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糶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寒羸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此

一事也。唐夫過宮之計。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改服紫袍執控前馬。望見太上皇帝。卽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涼詔左右。勿預朝政。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但未令尚書省施



奏議 卷五十六  
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  
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  
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  
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  
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此三事也若夫  
山陵之下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  
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  
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

歷代爲侍御史又奏

鳴復又奏

宗學博士許應龍上奏略曰昔元祐初選擇名  
儒勸講經幄廣開言路增置諫員擢舊德於散  
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疑若可  
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  
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  
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以至日道一日  
天下之事不足慮程頤言之終則念始不可不



勉。傳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堅守不變。以成其  
初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盛。度之今  
昔。異時此論一搖。或以紹述之說進。或以調停  
之說進。則事體非復哲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  
者。可不以是爲戒哉。魏文公嘗然更庶幾其  
應龍又奏略曰。竊觀更化以來。意境上之可復。  
則獻恢拓之謀。一或少沮。則謂和議之當講。慮  
老弱之無用。則申揀汰之請。及至激變。則復咎  
區處之失宜。御教之議。或謂可從。或慮重費。履

畝之議。或謂可行。或謂亟免。若是之類。皆議論  
之不一也。度牒不應敷。何旣敷而隨免。官券不  
必截。胡旣截而復造。帑藏未立。遽建督府。恐費  
用之難支。謫籍未消。復頒除命。恐師言之未穆。  
若此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然議論與命令相  
關。議不主乎公。則命之出也不合。論不當於理。  
則令之行也必背。是則議論者。其命令之樞乎。  
然持是樞者。實在天臣。留屯之議。公卿議。臣以  
爲不可。而趙克國以爲可。魏相能主克國。而先



零之強。不戰而服。珠崖之叛。陳萬年以為當擊。賈捐之以為不當擊。于定國主捐之。而終漢之世。絕無邊患。此又大臣所宜加察。

應龍為太學博士又奏

應龍又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九

吳郡

刪正

治道

宋寧宗時知澧州曹彥約上奏畧曰。祖宗設求言之法。其於人主之一身審矣。臺諫之職。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從之有已見。則論思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無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閒。兩制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暇日之進故事。



莫不啓沃帝心。助成聖學。下至於王兵官之有  
 倚仗子。樞屬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  
 朝辭。草茅韋布之有封章。亦皆互相發明。無有  
 壅蔽。朝思夕惟。可因否革。與二三大臣謀謨而  
 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萬機。著見於下者。謂  
 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況立法者在朝  
 廷。行法者不在天下。烏有朝廷壞法。歸罪於天  
 下。而更立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薦舉  
 之有請求。非薦舉之法也。請求徧天下。而謂薦

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  
 之法也。權攝遍天下。而謂官吏之法當變。誰之  
 罪也。押綱隸州郡。而州郡不得專。庸軍屬州郡。

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  
 有詭名。合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堂帖。是豈遠  
 方寒士之所得為哉。今不必純法上古。求過於  
 祖宗之時。但如紹興乾道淳熙間。上下相維。亦  
 足以致治。此在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不以  
 去權臣為成功。不以和我為得計。日與羣臣商



確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

監察御史謝方叔上疏曰。陛下享玉食珍美之

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笳鼓之

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

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

仁政以答天意。帝悅。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一三宮各置使領。以盡

孝養之道。一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

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

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

之意。一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賜賚。一

增置諫官。一收恬退滯淹之士。一稍出內帑錢

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

知邵武軍徐範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

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

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

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

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



事  
外攘為一  
事  
內  
事

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  
著作郎吳泳上言誦往昔之遺言進謀國之  
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  
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  
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  
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  
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  
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  
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分。

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徐清叟言風  
化勸戒選用

太常博士徐清叟入對疏言何謂風化之先務  
曰原人倫以釋羣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  
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  
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

張處論立國  
大經

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太學正張處轉對  
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  
之治或有鄰於缺薄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  
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遷國子博



士時金垂云因論自治之道謂今日之吏能知  
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  
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

陳耆卿代上殿劄子

吏部尚書游似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  
效何速如是似對曰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  
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  
滋甚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  
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

陳耆卿論用  
人聽言  
游似論貞觀  
治效

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

真德秀論所  
天永命六事

著作郎任伯起上奏略曰臣聞革天下之弊者  
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今

任伯起請保  
全任怨之人

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  
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不恤羣議而痛革之二  
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羣  
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仁宗朝嘗議裁  
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



為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  
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  
下以仁宗為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為法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

吳郡 刪正

治道

宋寧宗時知安溪縣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  
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  
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  
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  
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  
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



論人主之德

貴明大臣之

心貴公臺諫

之言貴直

薛極請懷說

美之心

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

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巖庸

鄙之夫。久尹京兆。守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

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

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

雨。臣請伏面諷之罪。

必為軍器監簿轉對言。

司農卿薛極上疏曰。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

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

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

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

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

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

書。

袁燮言政刑  
未明者五

禮部侍郎袁燮上奏略曰。臣聞國不自重。以人

而重。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

不甄拔。而考其績效。邈焉未見。則以所用真才

則寡爾。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



矣分閩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  
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  
矣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  
此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  
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歛太繁而已輸者責其  
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  
擾有鞭箠之嚴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  
牧守更相餽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  
多之處抑又甚焉此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

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若昔令王雖  
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於王國尤厚所以同其  
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  
一何哉蓋自稽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  
一而畿之民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  
一計後復增之一季十萬每歲凡四十萬  
一之時其與豐乾之無未嘗有此何所  
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克數米麥



考詩  
之有、實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墮、  
雖不售、何以助經費哉、此政刑未明者三也、  
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  
其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  
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  
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  
之、安在其爲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  
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  
忌、今春始嚴於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

將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爲  
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徃徃情人爲之、厥費不遺  
于緡、而終身可以祿仕、法非不具、廢而不行、  
此橫目之民、豈不重爲民害乎、此政刑未明者  
也、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  
終則刑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  
其情、其用兵、一時將帥扞患難、守  
壁、若亦不爲、其平之、是以廉謹責之、  
豈漢家宥李、戶於、之意乎、今已漸錄矣、



四  
未  
社  
去  
急  
原  
然  
未  
明者五也。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掃  
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  
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廼太寬乎。此政刑  
少其降，極其實貨，而棄以遺虜，投諸死地，  
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  
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廼太寬乎。此政刑  
未明者五也。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掃

除姦蠹，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疆，威聲震疊，而  
殘虜無能為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  
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  
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於治國，乃所以妙  
於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  
蓋如此。

請用真才行  
公道

論結人心

爨又奏  
爨又奏略曰：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為主，而  
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園田再給，故輸



千錢未爲過也。然歉歲糴價翔騰，則輸錢爲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爲優。今槩取之，已不樂矣。況旣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敢減落者，沒入貲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價，而遽繩以法，已標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觖望能無怨乎。罪麗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爲利。逋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面日增。關市之征，稅

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

論足食通計之大略

熒又奏略曰：軍兵虛籍，最爲冗費。自招募增額，厥費尤廣。然以陛下臨之，責成將帥，攷覈其實，減屯戍之卒，而復承平舊數，分所增之兵，以補軍闕額，則亦何所不可。昔孝宗時，大將邵宏淵劾扶軍中姦蠹，具以實言，優詔嘉獎，以厲諸將。今之將帥有若宏淵者，陛下尊寵之，而不然。陛下擯黜之，豈復不冗食者乎。軍費省則民食寬矣。今粒米狼戾，無如一廣運之歉處，厥利



甚博而海道險遠人皆憚之朝廷固嘗容其附  
載許以爵秩矣而漠然無應或者疑心未釋歟  
事多安知官吏之不致詰賞典雖厚安知  
口之不衝改所以疑也此在牧守多方勸誘  
或造販者厚加之賞退糴者重寘其罰而兩淮  
荆襄之間以耕墾之多寡爲守臣之殿最其有  
不盡力者乎此則足食之大略也夫楮幣之作  
本借虛以權實爾虛與實相當可以散亦可以  
歛是之謂權鼓鑄之弊日滋本錢移於他用監

兵關而不補工程不集穀雜取贏而又銓銷漏  
泄交相爲蠹錢安得而不荒然銓銷不難革也  
往者慶元中懲一倅黜一尉而人心竦然無敢  
犯者今亦如是行之則此弊頓革矣漏泄不難  
禁也近者江陰事覺逮繫天獄明正典刑不許  
商舶復通遂除莫大之害今於海邦皆然則爲  
姦者戢矣鼓鑄日增地無遺寶復嚴銓銷漏泄  
之禁自然錢日益多楮之不售者以錢收之又  
令州縣之間輸錢於官與楮相半敢違明詔必



券請  
卷之十  
罰無赦二者並行而豈復有他弊乎此又通貨之大略也

請詔監司郡守務行寬大

代進治要五事

熒又上便民劄子

熒又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其一日遵法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於卑亦不可以過於高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我祖宗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爲之本法制紀綱以爲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爲慮者故其立法密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故

文武之有諫有烈以啓後人也聖士緝熙之德

日就月將因嘗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

正說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而臣聞

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

方憲宗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

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

願吾君雖望仁得之猶復願聖心加焉其二曰

求言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爲始

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消其



半故上達纔十二未嘗不深悲之我祖宗之際  
詢訪羣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  
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  
陳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漆匣而  
藏之雍丘一尉妄言嬪嬙布衣皂囊書辭狂悖  
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獲養風俗類皆以  
犯顏敢諫爲忠至於濮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  
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  
哉比年以來饑旱相仍星緯天度天災時變如

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  
忠言劘上者罕聞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  
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偷合  
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  
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  
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己者其必有在矣其三日  
舉賢臣聞以資格用人是法也歲月有等功勞  
有差不躡一名不差一級所以示公也而經國  
濟時之才常若不足豈非用法之太過歟蓋天



下之才長短高下不能一律彼常人也。吾以常法待之。至於非常之材。而吾惟常法之拘。彼豈能俯首帖耳。循序而進耶。以積勤爲高叙。以久考爲優選。此唐人所謂膠以格條。據資配職。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人之實者也。祖宗之際。張齊賢入仕不十年而位輔相。錢若木由同州推官。閱再朞而登樞筦。其餘各臣若向敏中。石熙載。劉昌年。宋琪。皆自下位而擢之高位。張去華。王化基。范杲。楊大雅。皆由薦而實之要職。

至於神放孫復。胡瑗之徒。又起草萊而並躋顯仕。此豈專用資格也哉。當今之務。謂宜稍寬銓法。使爲長吏者得於法律之外。有所予奪。如盧承慶。典選攷漕。舟溺者以中下。旣而升之。旣又以寵辱不驚而致之中上。此其進退予奪。固未嘗專於定法也。不一於法。而參之以人。則資格雖用而不膠矣。三公之府。得自辟召。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真才實能有聞於世者。不由科舉。拔而用之。則多士雲從。四方風動矣。其四曰安民。



國家聖聖相承一本於仁養民之政尤爲備具  
故京師有福田院而諸路又有廣惠倉內藏所  
儲以備緩急或以饑告出之不吝蠲租者許不  
俟報閉糶者以違制論蓬澤麻實達于九重官  
吏蔽匿必劾其罪所以予惠困窮必先無告者  
如此聖人卹民之心同符祖宗每州縣荒歉則  
憂勤惻怛捐府庫截上供以賑給之仁愛旣廣  
博矣而奉承于下者未必皆究其心此微臣所  
以復進說也朝廷雖有減放之令而戶部每懼

供輸之闕符移之下拘催督促不異平時州郡  
無以應之其得不取之民乎臣竊以爲當今之  
務○必○使○爲○戶○部○者○常○有○餘○財○則○可○矣○寬○戶○部○者  
所○以○寬○州○縣○也○寬○州○縣○者○所○以○寬○吾○民○也○其○五  
曰正俗唐柳澤有言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  
寵倖制之於親貴則天下從禁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我眞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  
令而犯者不絕故內則自中官以下外則自大  
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於天



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  
上恭儉之化形於宮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  
慮夫貴戚大臣之臣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  
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於一二以厲其餘而  
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  
故法禁可行寬於貴戚大臣而急於士民之家  
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為吐剛而茹柔也躬行  
以為之本法禁以為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  
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於正此則正

俗之要也

魏了翁論人  
心與天地相  
似

差知潼川府魏了翁奏議略曰臣聞人與天地  
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  
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  
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  
命萬物闢闔陰陽範圍造化進退今古莫不由  
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玄明心體者  
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  
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為戊巳則土之正中



也。於辰爲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爲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至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爲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

以爲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爰暨三代。曰。顓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



責居其位者豈樂於暗默而常愚乎莫與行其  
言夫人之有技人之彥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  
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  
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  
自己出而況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  
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  
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  
之神昭昭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  
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能之曰維爲

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之  
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  
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  
至焉動乎體而爲夢見乎龜而爲占雖遠在巖  
涓夫孰非此心之感況山澤之氣亦我同體者  
也毓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  
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  
所感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  
氣愈隘沈默拘攣以爲謹也纖微煩蹙以爲能



也。以濟時須且弗暇給。況遺後乎。夫天地山用之神氣。亘千古猶一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做然耳。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禔輝。未嘗有毫髮之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

乏羣臣之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筭遠馭。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晏。夜分乃寐。太了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賢相也。所噉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為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鞅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



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情性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徧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歸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

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跡馳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蓋屋令拜諫議大夫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所教。苟用可制。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閉閣。南臺缺員。正牙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邪。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一語



一事之間耳。昔之人主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融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擬緩急而遺子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詒後之慮。而中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李廣起。罕开略塞。而趙克國用。五溪喪師。而馬援奮。冉肇迫。葛李靖出。范陽煽。兇真卿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湊肆毒。裴度見。伐蔡屢。勅李朔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厄霸陵。克國

授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見矣。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既歷觀前世。每見奏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爲之廢書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十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母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耳。於是自然自信



以告於陛下。儻蒙陛下留神省覽，而或有取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

揚簡請表章人臣改過之善

工部員外郎揚簡上奏略曰：輿論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不肖者擾害吾民不可勝言，而不敢革吏部之弊法，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之為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往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以箠楚取賂，以直為曲，曲為直，冤苦無告，當有

官多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書名不復審言。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若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雖長官聞之亦或視以為常。或恐拂其屬姑容之。設有言者亦不敢深言。上官或有剛德始案奏之。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朝廷何由而知。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有小臣喜於聞過。或自知已過而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為



此小善而忽之也

請釋賢久任簡為秘書省著作郎又奏

請存虛明不起意之心

袁甫請崇臺諫給舍

簡又奏

袁甫為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終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為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

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

甫知衢州事又奏便民五事狀

奏便民五事  
一求與學之  
實政一置鄉  
記簿厚俗庫  
以旌善一蠲  
閑舊欠代解  
官錢一免取  
賣江山煮酒  
一結集義役







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泣之以明。斷之以武。填直聲著於天下。

戶部郎官張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游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繫。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之適孫承重。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

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言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薨喪于凶。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婚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



而協公議爾。五日。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  
曲盡矣。然不畱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  
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  
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騁  
論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日。近世儉佞之徒。凡直  
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  
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壓惡之心。則自有言。至

風見疑。此危國之鳩毒。七日。當今名流。雖已衰  
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  
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密。徐僑。傅伯放。僉  
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况  
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  
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疆敏。以  
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  
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日。士習日異。民生益  
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



宗戚闔官，猶或聞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薦舉獄訟，軍仗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矯道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

疏入朝紳傳誦

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畧曰：陛下謹定省以事

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

於天下矣。然而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

真德秀言收人心四事一王公論一明官罰一儆貪暴一廣言路曹彥約陳簡易之說以終責難之義

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事關國體

人皆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守法者人臣

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厲王欲危

社稷，大臣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

罪，廢而勿王。不幸而死，即封其二子於故地，以

示私恩。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

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

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乃息矣。陛

下招山東以復境土，撫忠義以幸遺民。混一之



機宜閫端於此矣。然而跋扈之將肆兇，殘於制  
闡授鉞之人持依違於兩端，去留不常，包藏未  
發事關國勢，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成  
虎牢之城，鄭不得與晉爭，杜太行之險，楚不兒  
以支漢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重  
致也。江內者兩淮之腹心，正軍者忠義之主宰，  
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  
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今盱眙孤  
單，江面濶遠，三衙渙散，見謂脆懦。若能徙江外

之關額，立江內之重屯，人衆而聚，則有才可選，  
軍歸其營，則無券可擘，可以省廩稍，可以減般  
運，使超石拔距之勇出其中，而牛酒日至之聲  
聞于外，然後經理淮壖，振立威柄，則犯上者讎  
為孝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陛下位置虎臣，  
布列闡外，峻陟登用，不拘常制，宜有以得其  
矣。然而每一選用，物論洶洶，幸而無事，則舉朝  
相賀，不幸而敗事，則舉朝歸怨，事關國論，人  
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寇準之在北門，則



溝不警矣。張浚之在江左，則淮淝不震矣。人不可以全求，公論不可以力勝。與其用輕虛迫之人，不若用遲鈍木訥之士。與其用培克之才，不若用寬裕溫柔之德。其仁聲足以化百姓，其器宇足以壓人望，氣類相感，則寮屬可以任事，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規。用人如用，則慇直者可以寢淮南之謀，而儉約者可以躋子儀之樂矣。陛下正旦視朝，以求賢為急，訪落親擢，以靜退為首，宜必以序而進矣。然而詔書

所放，或指為文具，選召所及，或慮其不廣，事關國幹，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求賢者人主之心也，用賢者人主之實也。仁宗之用執政，或給札於天章，而使之盡言，真宗之待兩制，或賜對於夜分，而與之議事。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學，用其長而棄其所短，則能言者無面從而懷者無腹非矣。陛下求言之心，已形於御筆，而播告之旨，復發於手詔。勤勤懇懇，惟恐不逮，宜有以獲其利矣。然而外議致疑，莫能解釋，以為



明言文武似或止於衣冠而汎言小大恐不及於常布事關國脉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赦令之已行者猶必曰該說恐有未盡詔旨之已誤者猶必曰前降吏不施行況已謂小大之臣則凡率土之濱者皆得以盡言矣引而伸之特在於一無令之間耳孝宗皇帝即位於六月之丙子而求言降詔已見於是月之甲申至八月壬午而進士上書者已補官矣九月癸丑而布衣獻言者已召赴都堂矣今若明降旨揮

發揚詔旨之意精選近臣考定可采之策舉而行之不間於樸直旌而賞之首及於疏賤則在上者罔有逸言而在下者民用丕變矣然臣猶有獻焉肇十有二州舜之功也汝平水土乃歸之於禹薄伐玁狁吉甫之功也侯誰在矣乃歸之張仲故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而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孔子為政甫及七日而肆少正卯於市謂盛德不可不速祀而姦宄不可不速去也故



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詳而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

請嚴監司之選重將帥之任

彥約又奏畧曰臣願陛下嚴監司之選如仁宗之用張昷之以按察為職則境內之民皆得其所重將帥之任如太祖之用曹彬以不殺為賢則境外之民皆嚮其化。

魏了翁請盡下情

知瀘州魏了翁奏疏畧曰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

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天地而為泰。

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

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

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

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常為未濟。又即其大體

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

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

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

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



者必以上躋爲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況  
乾天也。離日也。皆爲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  
爲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  
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  
躋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考諸今日之事。而  
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爲是。而下或  
疑其私。上之人其辭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  
人其念常紆。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  
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

爲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爲陛下  
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  
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  
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道。兩場時若。  
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  
場之事。則齊強魏服。以次來歸。韃虜金戎。日就  
衰弱。雖制閩遇害。而兇徒自効。已從鑄削。雖狼  
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  
而下之人則曰。凶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



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芘勤事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爲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未翦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彫郡。以暴政泣怨民。而根本旣撥。外則以窳籍待悍將。以弱勢操強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

安。誰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望。則不必爲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違恤也。察其可制。則待之以不次。雖淫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消弭。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



未有甚於今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辭頭，實註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磋，動懷顧畏。百官有司，問例決事，計考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爲市，民如一。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猶於一，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

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爲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鞶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鉤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位之閑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



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亦。示。優。容。而。疑。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繫。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壞。之。而。實。則。私。同。已。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耻。不。張。為。慮。下。

之。人。則。曰。苞。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日。在。陛。下。之。左。右。而。猶。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臣。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啟。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主。夙。夜。眎。事。無。闕。於。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



自朝至日中。長不遺晷食。猶若不給。乃今陛下  
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但見  
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斷。屈已  
訪問。豈爲君真若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於有  
位。蟲飛而興。會盈而退。乘軒列鼎。以造厥司。涉  
華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鍾  
戒時。聚食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  
官一日之事也。爲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  
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

無曠庶官。大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況今  
內訌外獮。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  
列。但見羣臣位卑勢疎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  
錢穀出入。位高勢偏。則謾不敢可否事。優游拱  
嘿。交委其責。豈爲臣者亦若是易易邪。夫危機  
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鬲日甚。  
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臣竊  
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召。與  
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



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陛下便殿講幄之暇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召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祖宗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人臣以爲自今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明東白宸衷或遇臺諫有關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

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爲目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庭辯衆決以盡下情乎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比日以來劄引一班罕所諮訪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羣臣反覆問辯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



不可申嚴厥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夫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語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韓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高孝常行之規繼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搖此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

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為陛下計矣。

李鳴復論善  
用天下之勢  
不可使失之  
輕善持天下  
之勢不可使  
流於弱

李鳴復上奏畧曰政府方新而兩界之楮俱易此首事也自易楮之令行而帑藏悉空矣庭議未集而六月之師已興此繼事也自興師之命下而公私皆困矣得不謂之輕乎日遷月徙視官府如傳舍則用人失之輕求得欲從養邊帥若驕子則御將失之輕號令數易而輕在朝廷和戰迭用而輕在中國天下大器也而輕用之



若此此臣所以先為陛下惜也。易楮初意本以佐用度也。府庫竭名器濫而楮賤物貴之弊自若。與師初意本以大恢拓也。士馬物故器械散亡。而內阻外訐之憂益甚。得不謂之弱乎。士卒千紀。但有羈縻。則弱勢見於京都。主將債軍。曲加覆護。則弱政行乎邊鄙。跋扈之習交扇。姑息之風遂成。國勢九鼎也。而削弱至此。此臣所以重為陛下慮也。昔者世至春秋。周之勢弱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謂東周不

足為。而欲反之於西周之盛也。觀其得用於魯。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者。首加誅戮。正之以公法。不聞待之以姑息也。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諭之以正理。不聞誘之以厚賞也。却萊兵。戮齊優。而侵疆以復。臨之以大義。不聞示之以屈辱也。陛下誠能取其用魯者。以用天下。推其寓之春秋者。以律斯世。將下不敢凌上。夷不敢亂華矣。

鳴復又奏畧曰。或曰六曹不任職久矣。應有勸

請任道揆者  
各盡其道任



法守者各執其法

考論

卷之十一

十九

當每含糊其辭。應有指定。多兩可其說。故必都司書擬而後其理明。必廟堂予奪而後其事決。臣曰不然。今之侍從尚。徃日之都司也。安有任都司則辦事。任侍從則廢事哉。今之都司。即今之六曹郎官也。安有在省則賢明。在部則愚暗哉。同是人也。易地則皆然。顧上之人所以責任者何如耳。

請論鄭清之  
齊行簡以周  
石為法

鳴復又奏畧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且者。

一稱君與者四。無非寓其懃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為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虢叔至南宮括。推其所以為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豎汝與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與。開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且。烏乎。此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也。陛下總攬



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臣嘗妄謂  
 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  
 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  
 然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  
 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為一。則過於自  
 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志。權分而為二。則終於  
 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並命。間隙忽  
 開。蚌鷸相持。卒墮檜手。此分任之弊也。權檜獨  
 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

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為智。兼  
 衆人之勇以為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  
 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為法。  
 以浚鼎為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  
 售其姦。

鳴復以三言為獻。一曰願修實德以格天。二曰  
 願行實政以安民。三曰願求實才以輔政。

鳴復又奏

軍器監丞杜範入對言

請修實德行  
 實政用實才  
 論定大本在  
 建內學育宗  
 賢論建大權  
 在無強臣朋  
 黨外戚常侍  
 之患



杜範言君相之私未去上五事

範為右丞相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賜之。範又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狗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自而斟酌其利。

十二事

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上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又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



爲褒辭。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  
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  
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  
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  
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  
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  
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  
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  
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

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  
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  
而輕假。曰重闕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  
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  
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  
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  
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  
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  
理財者。搜訪以聞。



五山清書題  
神

秘書少監袁甫上疏畧曰。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為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為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敝。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為暴霜殺物。粟踴貴。驚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為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填星合。占為疾為內兵。既而隕霜之異。果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近者邳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解。維揚半是北人。軍實墮於輕進。戍兵勦於屢劄。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於激變。殺官吏。

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因。所由帥闔。久虛。素無鎮壓之勢。兵備單弱。易啟陵侮之端。此陛下所當倍加精神者也。

吳昌裔言天  
聖天德天命  
天工天職天

益王府教授吳昌裔上奏畧曰。共惟皇帝陛下。天造神斷。日躋聖功。負荷神器。襲四宗之緝熙。至孝也。親攬政機。制八枋之予奪。至剛也。銳情經術。究百聖之精微。至明也。以英睿不世之主。乘改紀更化之時。是宜已日。乃孚。暮年而變風。

真義

卷六十一

二十一



動不應惟上之從然人情翫惕敝化未新乾象  
推移妖禳錯起月犯金宿火入帝垣太白經天  
流星墮地風雷雨雹之變奉諱惡於太史者無  
月不書而四方逆賊之事麗司馬之法者又無  
日而不有也不視其形而察其景游聲噂沓私  
切惑之陛下靜觀密察究所以然之故無乃澄  
源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立政造事之間天  
德有未徼歟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救歟圖  
事揆物之所天工有未亮歟班朝表著所以治

天職者未公歟軍伍府衛所以奉天討者未正  
歟天非昭昭之多也非蒼蒼之謂也此在陛下  
之心百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軍庶民之視聽  
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天理在人常有  
不盡之分蓋反身而誠則天理存感物而動則  
天理滅是以舜敕天敘之典禹敘天錫之彝湯  
綏帝降之衷無日而不與天對也陛下聖心虛  
靜天理融明大本大經孰不精講然本末舛逆  
經制搶攘君命犯主威奪逆節姦萌見聞而起



女前 卷六十一 三十一  
倡聲臆決。皆有輕朝廷之心。此豈可求之陛下  
之身外哉。袁絲無驕主之諫。張敞無就第之書。  
徐傅無暴罪之詔。蓋經一世而君臣之綱不明。  
子仲無命蔡之封。子安無列侯之爵。巢隱無改  
卜之典。蓋歷一紀而兄弟之倫不復。承正統者  
不顧私親。禮也。京師立廟。未央設幄。而本統之  
義不尊。基王化者。必本后妃。詩也。後庭數游。  
坊盛選。而嬪嬙之御無節。陛下此謂執命之臣。  
無關於王度。因心之友。不與於常。並統一上。

無嫌於宗社之靈。深宮間居。不顯於邦家之化。  
心術一形於此。而證兆著見於彼。甚可畏也。陛  
下儻一旦赫然震怒。穆然深思。追一竦之謚。以  
誅姦諛。錄涪陵之孤。以厚倫理。以奉秀園之典。  
而抑顧復之恩。以戒張媛之言。而防私諛之謁。  
則大綱正而等威尊。小宗法而本統重。雉原有  
歸。而嗣息以蕃。魚貫順序。而壽命以固。無非祈  
天永命。垂裕後昆之本也。子盜父兵之語。人所  
難言。蒙犯霧露之諫。非所宜道。然人臣一言而



主聽隨悟。蓋觸其天理油然之機耳。今言及權臣者，不過欲明綱常而陛下謂之捃摭言及濟嗣者，不過欲篤恩紀而陛下謂之輕議言及王邸戚藩者，不過欲辨等物而陛下必爲之愀然不樂見于色。辭遂令天地之經隱於人心者，舉朝相告以爲世之大戒，豈所以立人紀而範來世乎？此臣輒議陛下天理之未純也。一日而一周天者，天行之運一息而無非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强則物欲之

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日新，文德之純亦不已。皆與天爲一也。威福玉食則曰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曰天子典禮命討之所以行曰天王。凡經理萬微，宰制羣動，納民庶于軌物者，此天德也。陛下夙興視朝，大昕聽政，位于天德，罔不清明，然勵精之志雖勤，致理之效逾邈，更化志操衰於始初，言來而多疑，事至而少決，肝豫有悔，已開羣邪窺伺之端，此豈可不求其故也。陛下儻體乾之健德而



閑陰邪用洪範之剛德而克偏諛。行中庸之勇德而經綸天下之大經。使政事必歸於中書。宮府必統於冢宰。紀綱必一於臺省。選舉必本於天官。則以之式我王度。豈不清正我朝綱。豈不肅用之於私蹊邪徑。豈不杜用之於師律軍政。豈不嚴此則天德王者之政。非特如後世之勵精綜核而已。司馬光歷事四朝。而所言不出仁明武之三德。范祖禹進帝學一書。而其要不過謂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祖宗之所以爲學。先正

之所以告君。天德之外無他法也。或者謂陛下有帝堯之神。而僅循孝元優游不斷之迹。有湯文之勇。而微近文宗不能堅決之風。有可以法仁祖至天德之資。而天運不息未能盡如四十二年之治。其何以強庶政而作新民乎。此臣輒議陛下天德之未健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事之宜幾者。動之微也。蓋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日用之間。時時整勅則爲吉。爲永年。爲無疆。惟休一有不勅。則爲凶。爲不其延。爲早墜。厥



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明證定保之戒。此帝王君臣所共兢業也。我國家積德深厚。受命靈長。陛下昭事小心。罔不祗肅。然天命不易。天位惟艱。災祥之降。靡常。休恤之幾。可畏。必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而後可以勅天命。必其疾敬德。其德之。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知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而後可以勅天命。涵于酒。則天命不。又班伯號呼之戒。不可以不思。怡于色。則天命多辟。

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遠。土木之崇。非所以謹天戒。大寶瓊臺之箴。不可不日陳于前。忿兵之出。非所以應天道。丹書造矛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已。臣願陛下亟於此時。上下相勅。用司馬光罷燕飲之戒。以保太和。從王素出女口之諫。以壽國脉。行王曾玉清昭應之疏。以息民力。聽富弼二十年不道用兵之語。以阜安宇內。深惟幾康。克自抑畏。日謹一日。以迓續乃命于天。此今日最急務也。若臨朝接下。所奏皆常程文書。



宮中宴處所問多閤閤細事。而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所以關繫天運者。則不致深長之思。豈所以勅天命乎。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治人者官。而代天者相也。陛下上稽天運。下揆人情。祇適先猶。並命二相。聖斷先定。人望允孚。謂宜朝紳動色相慶。海寓延頸升平。而廷揚以來。將閱二月。未見勤強夙夜。以行所欲爲。況今天下弊積事極。外有窺邊之虎兇。內有起陸之龍蛇。此豈亢章引去所能解紓。杜門謁告所能鎮定。避

權遠謗。所能茹納耶。唐朝宰相於政事堂更旬秉筆。爲員數猥多也。國朝宰輔遇機速事。輪日當筆。爲軍務擁併也。吏禮委延賞。刑罰委渾軍。旅糧儲委泌。德宗之責成至矣。而言復中悔。張浚可專治軍旅。胡松年專治戰艦。財用可專委一大臣。我高宗之責任專矣。而事不果行。蓋宰相非他官比也。非可以一職名也。非可下行有司之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是出於衷而後爲和也。據亦同耳。焉得和。是心乎和者。不必同也。



昔臣琦等論事如爭。及至下殿。不失和氣。今於殿上唯唯可可。而退朝以後。人各有心。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臣公著等日聚都堂。率與同列各盡所見。今雖都堂會聚如昔。而人懷異見。不能自盡。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該政事則問集賢。該典故文學則問東西廳。必事事公共商。亭而後謂之和也。欲知選事則問吏部。欲知財用則問戶部。必人人博加諏訪。而後謂之和也。設或面從而心違。陽予而陰異。豈所謂忠臣不和。

之節乎。臣願陛下申勅三相。永肩一心。以杜讒之公道。自任以馬呂之正學。自期以梁賈之務崇私交。不篤義訓爲戒。如此何患乎經綸事業之專美于昔也。摯與大防本同心耳。而吏額增損。乃啟黨論之爭。浚鼎情分如兄弟也。而賓客往來。遂造讒說之間。一隙不謹。而小人乘之。邇臣不和。庶政皆惰。豈所以贊天工乎。一世人材所與治天職也。陛下更化以來。收召衆正。白首耆艾之士。骨鯁碩大之儒。厄於柄臣。久鬱民望。



者悉皆錄用。有位于朝，可謂治世之良瑞。那家之景光也。然賢者充庭而治，不加昔與亂同道，往往過之。蓋知賢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則爲弗敬厥職。弗克若天矣。尊事黃耆，圖任舊人。尚猶詢茲黃髮。此詩書之美事。遠耆德，播棄黎老。咈其耆長，舊有位人。此商周之衰形。陛下召彼故老。凡耆壽俊，罔不在厥服矣。然典刑四朝，經理全蜀者，猶有未就。予忌之歎十年躬耕，一介不取者，猶有亦不我力之疑。彼其陳謨抗論，不遜

於諸儒也。服采錯事，不衰於晚學也。顧乃謂哲爲愚，謂老爲謬，而佚之閑廩，何耶。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惟成德之彥，又我受民。此立政之根本。勿以儉人，無以利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周官之法度。陛下登崇俊良，凡庶常吉士。咸布在臺省矣。然先事衡慮，力諫用兵者，常有曷予還歸之興。竭節盡言，白發姦墨者，日有亦惟斯戾之憂。彼其橫身以抗羣小，非爲私也。出力以爲國家，非要譽也。顧乃謂才勝德，謂利



秦議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捨義而潔其去志何耶。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  
明大誼者。而唯諾供給奉行文書之士。猶參錯  
於其間。則得無疏痺雜糅之嫌。法從近臣。豈無  
陳善道。廣聞聽者。而精銳銷爽。莫敢盡言之人。  
亦載尸於其列。則寧免珉瑜混淆之病。不懈于  
位。民之攸暨。職當思其居也。自處官不親所職。  
而怠事之弊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官必守其  
道也。自行事互觀顏面。而徇情之弊生。魚潛在  
淵。或在于渚。謂下位不援于上也。自浮競驅馳。

計資商利。而嗜進之弊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謂直聲有聞于時也。自上下選。愞容頭過身。而  
循默之弊生。陛下之所以治天職者。三事大夫  
也。四輔疑丞也。臺省長官與百執事也。今上無  
樂與之誠。下無首公之節。良實者怨乎。不任盡  
忠者憂乎。見疑以身任事者。懼於眷衰。以言犯  
顏者。嫌於厭薄。周行之彥。未能一一極其妙選。  
而欲以補綻缺壞。支撐傾邪。求變化於朞月之  
間。不亦難乎。臣願陛下謹好惡之偏。戒邪正之



雜、保、守、初、意、純、任、諸、賢、勿、使、在、外、失、職、之、徒、日、  
夜、窺、伺、規、求、復、用、以、動、搖、朝、廷、則、天、職、公、而、人、  
心、顛、矣、賞、罰、二、枋、所、以、正、天、討、也、籍、賢、家、財、收、  
冀、財、貨、斥、賣、元、載、家、產、藩、貨、之、家、必、錄、此、天、也、  
今、奪、民、之、產、者、輒、貸、陪、軍、之、賦、者、輒、畧、盜、庫、之、  
金、而、有、案、括、京、之、鏹、而、厚、藏、者、皆、置、不、問、乃、摘、  
其、近、者、一、人、姑、懲、之、適、所、以、警、餘、黨、而、為、之、計、  
此、天、討、之、不、正、一、也、戮、馬、謬、廢、商、浩、繫、劉、彥、之、  
償、軍、之、將、必、罰、此、天、也、今、棄、師、於、汴、洛、者、不、斥、

殲、民、於、邳、徐、者、不、誅、救、宿、而、委、齋、糧、攻、唐、而、棄、  
鎧、仗、者、悉、皆、廢、法、不、惟、不、明、春、秋、責、帥、之、誼、而、  
其、徒、之、輕、儇、屢、敗、者、亦、貸、之、此、天、討、之、不、正、二、  
也、神、策、恃、恩、驕、橫、君、子、謂、德、宗、之、失、刑、禁、軍、遮、  
馬、告、寒、英、主、歎、莊、宗、之、無、法、軍、法、之、行、當、自、近、  
始、天、也、今、輦、轂、之、下、折、筮、嘯、呼、嗔、目、汰、軍、則、為、  
之、住、揀、藉、口、罷、教、則、為、之、賜、緡、部、轄、嚴、緊、者、以、  
召、怨、而、罷、歸、將、領、縱、容、者、反、以、有、勞、等、第、行、賞、  
此、天、討、之、不、正、三、也、絳、卒、以、無、糧、叛、子、儀、遂、正、



行營之誅。淮兵以防秋潰。李泌迄行軍門之戮。蠹賊內訌。法所不赦。天也。今郡國之兵。動踰階級。廣寇以遁而佚罰。建卒以潰而稽誅。丹徒水軍。遣帳兵而始平。高沙戍卒。降黃榜而後下。不惟瘡殘灰燼。未息民瘼。而戎首厲階。尚屈邦憲。此天討之不正四也。夫外寇未平。四夷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憂。宿衛喧謗不治。姦雄見而生心。朝廷事柄不一。藩方歸而益橫。天下之變。紛擾不齊。亦在爲國者謹其政刑而已。賊吏之不

取非公也。得一李絳。則人爭輸家財以代賦矣。邊臣之不戒。非斷也。得一宋璟。則人不敢求邊功以希賞矣。王駕鶴典禁衛。人懼爲亂。而轉移於坐語之間。則一祐甫爲之。盧從史擅鎮兵。或疑其變。而縛致於從容之頃。則一裴垍爲之。朝廷有道。宰相明哲。天下事何有不可爲耶。臣願陛下謹審政理。宣明典章。本常理之大公。絕姑息之私意。毋使朝廷政令。一有蹉跌。而宿姦新蠹。不得以遺育易種於明時。則天討公而人心



服矣。臣之所言六事，非敢支離其辭也。上天之  
載，流行者曰命，秩序者曰理，得於身者曰德，授  
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罰者曰  
討。日雖有六，而本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  
天理，二則人欲，一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  
濁行而小人長。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書曰：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中庸曰：天下之大本達道所  
以行之者一。一者何？天是也。天者何？誠是也。陛  
下儻能采用程頤之說，禮命修博之儒使之日

親便坐，專以正君為職，則學焉而為孔孟德焉  
而為堯舜，多歷年焉而為商為周，無非同此一  
理。如臣所言六事亦在其中矣。始晉罔孚，浚常  
求深，臣則有罪。

言國論朝綱

昌裔為監察御史，又奏畧曰：臣一介疎遠，廉靖  
自將，忽蒙誤恩，獲玷分察。若昔先正居是職者，  
曰此為何官？曰此官不比閑慢差遣，故有入臺  
之次日，而論社稷之大計，供職之三日，而言治  
亂之本原。臣雖妄庸，其於受命之始，敢不空臆



盡言以荅陛下之親擢哉。竊惟國朝家法治體寬厚而憲度浚明。外戚避親近之嫌不敢與政。閹寺供洒掃之職不敢竊權。近習畏清議之口不敢輒奸國事。軍國大務則委二三大臣公議之時政缺失則置五六臺諫密察之。是以事歸中書責重言路。政令詳審朝廷尊嚴。定公是而銷姦萌者此也。景德之議論在戰。慶歷之議論在和。治平之議論在於鎮定。羣疑元祐之議論在於扶植衆正。議革弊者不牽於姑息。議變法者不狃於勅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議之衡決邪正兩途之并容議一楮幣也。而乍收乍放之不齊。議一督府也。而或罷或行之不一。令出而還反。論定而數移。有繫隨之牽累而無介豫之堅決。無惟乎議論愈多而事愈不辦哉。歐陽脩以專脇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

者不狃於勅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議之衡決邪正兩途之并容議一楮幣也。而乍收乍放之不齊。議一督府也。而或罷或行之不一。令出而還反。論定而數移。有繫隨之牽累而無介豫之堅決。無惟乎議論愈多而事愈不辦哉。歐陽脩以專脇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



錦而論彥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韓琦。韓絳以  
事寢不下而論富弼。劉安世以除授多其親舊  
而論公著。大防純仁。事苟有關。雖公袞之賢有  
所不避。或以濮園之議而劾執政。或以袖中之  
文而彈新參。或率同列以言升之。之袞結。或連  
亢章以議方平之除拜。或以廢格詔旨罪吳奎。  
或以不協物望排宗愈。人苟有過。雖丞弼之賢  
有所不屈。臺諫明眸以言之。人主虛心以聽之。  
大臣爲法而受之。此國之紀綱所以憑藉而不

替也。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  
畱中言及私昵。則謂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  
而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而寢行。今日而遷一  
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而又遷一人。曰爲遠臣  
之地。屈風憲之精采。而徇人情之去留。將恐士  
氣銷矣。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而扶助國  
脉也。



而論及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  
 事寔不下而論...  
 公者大防...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終



